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未完的奧林匹克，或是可以成為過去與未來的分水嶺

Unfinished Trial to the Olympic-Watershed between the Past and Future for China?

doi:10.6752/JCS.200903_(8).0008

文化研究, (8), 2009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8), 2009

作者/Author：川島真(Kawashima Shin);許金梅(Jing-Mei Xu)

頁數/Page：164-17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9/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903_\(8\).0008](http://dx.doi.org/10.6752/JCS.200903_(8).0008)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思想論壇

《文化研究》第八期（2009年春季）：164-172

未完的奧林匹克， 或是可以成為過去與未來的分水嶺*

Unfinished Trial to the Olympic –
Watershed between the Past and Future for China?

川島真

KAWASHIMA Shin

東京大學大學院副教授

許金梅

Jing-Mei Xu

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碩士生

一、評價取決於今後中國的面貌

2008北京奧運會已落下帷幕。期間產生了諸多糾紛和問題，如年齡虛報問題、裁判問題等。包括舉辦過程中發生的外國人被殺事件（北京鼓樓殺人事件）、西藏獨立運動，還有中國各地發生的接連不斷的抗議活動，以及對其進行的取締等。示威遊行被制止，國內外各界人士甚至認為中國的人權問題在奧運會後更進一步惡化。另外，未被媒體曝光的問題也不勝枚舉。在奧運會舉辦過程中似乎也對媒體進行了徹底的控制。最終在沒有受到國內外媒體的強烈抨擊的情況下，

* 本文原名〈未完のオリンピックー過去と未来の分水嶺になるか〉，刊載於《中央公論》2008年10月號，頁112-119。並曾發表於「想像中國崛起」論壇，2008年12月29日，台大社科院，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合辦。

迎來閉幕式。在奧運會舉辦之前，反對負面的聲音較小，衆多目光均聚焦在開幕式演出上。後來再加上中國的金牌數目高居榜首。這些因素都蓋過了奧運會舉辦期間其背後存在的很多問題。或許從這種意義上可以說，此次奧運會對於中國來說是成功的。

的確，作為「百年夢想」，中國從上到下，從國家到社會，對於此次奧運會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可以說此次奧運會是洗刷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歷史恥辱，舉世公認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絕好契機。毋庸置疑，在中國，有很多人是「不想」，也無法編織這一夢想的。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活動家為首，少數民族地區會有很多諸如此類的人。

而筆者認為，即使是站在中國政府的立場，也很難斷定此次奧運會是成功的，因為這未免有些為時過早。這場盛事是否可以成為過去與未來的分水嶺，仍然取決於中國今後的面貌與動向。因為從一開始其中就包含著是否可以把它作為分水嶺的問題，而且還涉及到如何去定位蘊含在其中的過去與未來等問題。具體來說，是勾畫出一個有著強烈的受害者情結，並標榜洗刷百年歷史恥辱的民族主義國家？還是像在開幕式上所看到的，對近代涉及甚少，但對自身的歷史文明深感自豪，並營造出一種對世界作出巨大貢獻的和諧形象？

在執政者陣營中，既存在喚起民族主義的勢力，也有抑制民族主義的傾向。與之相對應的是，社會上也存在著很多層次的意願。這場奧運會是否可以成為過去與未來的分水嶺？如何去定義它？今後在中國人中也會引起這方面的爭論。從這個意義上說，奧運其實在中國並沒有結束。

二、近代的省略與民族主義的抑制

中國政府似乎要盡量抑制正面提出作為近代受害者清算歷史的印象。作為總導演的張藝謀，在開幕式上凸顯出兩面性，即描繪出一個古代以來擁有光輝燦爛之文明的中國、對人類文明作出的巨大貢獻的中國。而其中並沒有被壓迫的受害者形象。「近代的省略」是張導演

的一大特色，而在中國的媒體界也可以聽到對此進行批判的聲音。據說張導演本身是試圖在中國文明中挖掘出一種中國自身的獨自性。其中表現出孔子、絲綢之路、四大發明、鄭和下西洋等內容，而這些與其說是「獨自」，倒不如說是中國對世界史的貢獻，或者說是與世界史密切相關的事件或人物。因為這些並非是中國獨自所能完成的。但從中卻可以窺視出以下意圖：即試圖塑造中國對世界史的貢獻以及尋求世界和諧的大國形象。這些除了和將來的中國直接相關之外，同時其寓意還在於強調，其實在過去，中國「原本」就有充分的條件和實力勝任這種地位。而其中，卻絲毫見不到中國的特殊性與其作為被害者的形象。然而可以看出，中國的知識界人士已開始對這種與世界的「和諧」感到厭倦。圍繞西藏問題，對國外媒體進行強烈反擊的並不僅局限於網上的年輕人，還包括一些大學教授、媒體相關人士等知識界人士。「究竟迎合國際社會要迎合到何時？」、「究竟怎麼做才能消除對中國的特殊批判？」、「為什麼中國的行為總被認為是共產黨在穿針引線，背後操縱呢？」諸如此類的嘆息在網上屢見不鮮。

而正是這種焦慮驅使人們萌發出一種民族主義情緒，在圍繞西藏問題的報導上表現得尤其強烈。然而這種民族主義的迸發卻被政府所抑制。首先，胡錦濤國家主席訪問了與民族主義密切相連的「日本」。在其後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中日關係也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在汶川大地震之際，讓國外媒體親臨現場（儘管在相當程度上進行控制）使有關報導避開西藏報導而偏向中國這一方。圍繞著聖火傳遞的國內外報導也帶有抑制性和傾向性。奧運會正式開始後，通過中國共產黨的「宣傳與動員」活動防止了問題的迸發，成功地把「文明的」觀眾攝入螢幕。在8月15日中國與日本的女子足球比賽中也明確表現出這種姿態。

三、記者小姐，妳是不是「缺少一點『興奮劑』」？

但是，對中國批判的目光與言論在奧運會舉辦過程中從未停止過。實際上，既然採訪記者受暴、外國遊客被殺，概不受理示威遊行

等現象確實存在，這種批判也是在所難免的。不知是否因為這種報導激發了中國的民族主義，外交部發言人的回應多少有些過激。

8月12日，在外交部發言人秦剛的記者招待會上，記者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今天，6位外國人因進行了支持西藏獨立的抗議活動被中國警方逮捕，他們現在人在何處呢？另外據新華社消息，從目前情況來看，北京市主管部門完全沒有受理示威遊行的申請，從以上事實我們可以認為中國實現了真正的民主嗎？

對此，外交部發言人秦剛作出了橫眉冷對的回應：

妳是不是看到新華社的消息之後感到很失望，缺少一點「興奮劑」？

他並且指出示威遊行要在法律的基礎上進行，西藏獨立運動等分裂中國的活動是不受歡迎的，將會受到中國人一致強烈的譴責。

外交部發言人這種把國外媒體對中國的期待當作揶揄的對象來進行回應的態度，與上面所提到的中國對國外媒體的批判有很多不謀而合的地方。國外媒體對中國的批判在中國來看是對自己的一種偏見。「為什麼外國人總要如此地懷疑中國？」很多諸如此類的疑問。而中國人對此進行反擊的程度愈深，外國媒體的質疑也會愈深。甚至會懷疑是不是共產黨對此進行干預，在背後進行操縱呢？

圍繞奧運會本身，中國也同樣為了避免來自外國批判的目光，盡最大努力追求「完美」，竭力排除了國外媒體所提出的很多消極因素——扮演5、6個民族的兒童大都為漢族兒童，唱革命歌曲的少女是在「假唱」，動員了「文明的觀眾」……各種作秀的場面。這些追求完美的作秀行為反而成為國外媒體攻擊的對象。IOC（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會長反而對「絕對沒有抗議活動」這一說法產生疑問，也恰恰證明了這一悖論。由於抗議活動過多會很難處理，所以盡可能使其少發生，但這並不意味著全然沒有抗議活動就是件好事。在這一點上似乎很難產生共鳴。或者可以說，雖然合乎了零和遊戲原理，但中國的控制並沒有作到恰如其分。

但是，中方的焦慮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奧運會舉辦之前針對環

境問題的批判是那麼地強烈，而在舉辦過程中幾乎沒有發生這方面問題時，國外媒體對這些「成功」的報導卻很少見。

追求不受外國批判的「完美」，這種一味追求「完美」的行為反過來卻遭到批判，而費盡心思解決的成果又幾乎沒有被報導出來。中國感覺到白費心機的同時，厭倦了這種過分注重和迎合國際社會目光的作法，最終，整個國家、整個社會從國際協調轉向了重視自我主張的方向。

四、作為非歐美舉辦國的考驗

奧運會原本就是一個舉世矚目的體育盛會，因此作為舉辦國，不可避免地要忍受無窮的偏見與批判，並與之進行對應。特別是當非歐美國家舉辦奧運會時，尤其會受到這種因素的困擾。在歷史上，非歐美國家舉辦過夏季奧運會的次數僅有4次：1964年東京、1968年墨西哥、1988年首爾、2008年北京。

奧運會常常被喻為是體育慶典，而同時與政治也有著根深蒂固的關係。在1939年的滿日華交歡競技大會及1942年的東亞競技大會上，體育倍受重視。從1980年諸國拒絕參加莫斯科奧運會的歷史中不難看出，包括和民族主義相關的國內政治，國際政治，都與體育有著很深的牽連。而非歐美國家，尤其是非基督教圈的國家舉辦奧運會時，也同樣會遵照歐美國家的文明國標準進行所謂的「檢驗」，基於文化觀點對其加以種種批判，這一點也是不容忽視的。在首爾奧運會之際的吃狗肉騷動中也會找到相應的答案。

圍繞在1940年預計舉辦東京奧運會的相關爭論中，同樣也可以看到這種傾向。不待贅述，這場奧運會被中止，其背後的原因就是中日戰爭。在歐美的有關報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種所謂的文明國標準。讓我們來看看1938年外務省情報部彙總的各國新聞論調概要。題名為「日本在道德上處於世界標準之下」的報導：

日軍因在支那占領地域允許鴉片貿易的進行而受國際聯盟

譴責，且聯盟鴉片委員會美國代表傅勒(Fuller)斷言日本還把鴉片送往美國來滿足一萬多名在美的鴉片中毒者所需。宋美齡甚至還宣稱，日軍爲了弱化支那的國民精神及抗日戰線而獎勵鴉片貿易。……而以上事實說明，僅用半個世紀加入列強之列的日本儘管透過模仿西方文明的表面——即在工業、軍備、自然科學等方面達到與歐美諸國相比毫不遜色的生產效率——但是在道德方面還遠遠達不到現代世界標準，落後有百年之久。（《基督教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1937/7/12）

是否能夠忍受這種基於國際社會的文明國標準及一種文化論的目光，是非歐美奧運會舉辦國面臨的課題。

有關體育的言論，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由自由主義萌生出具有抑制性的優越感及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措辭。奧運會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最具這種傾向的場所。中國也同樣會被這種目光來審視。而它並不會因奧運會閉幕而消失。其涉及面並不僅限於與歐美社會打交道的一部分菁英階層，而是中國整個社會受到的一種「禊」(purification)的效應。這種效應今後也會繼續下去。

非歐美圈國家舉辦奧運會其實是在學會應對這種國際社會批判的同時，使自身具備一種耐得住這種批判的精神力及在這種批判面前毫不動搖地堅持自己主張的一種膽識和魄力的過程。中國通過此次奧運會切身體會到了國際社會的目光，並竭力進行對應，其過程中多少會因徒勞無功而束手無策、畏縮不前。這種狀態今後還會持續下去。而每被國外媒體誤解時，或是當某個國家領袖作出充滿誤解的發言時，會蜂擁而至地聚在一起，舉行一場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嗎？但這些對現實卻沒有絲毫的影響。

奧運會並沒有結束，從某種意義上說才剛剛開始。對於受到全體國際社會目光洗禮的中國來說，奧運會的成功與否取決於中國今後的面貌。從這個意義上說，奧運還處於未完待續的狀態。

五、備受考驗的國際社會

備受考驗的並不只是中國，國際社會、國際媒體也面臨著如何面對中國這一課題。作為媒體既不能過分側重於對中國的負面報導，也不能過於稱揚中國。在國際政治界，如何看待正在崛起的中國，是一個永恆的話題，也是那些通過螢幕觀看奧運會盛況的全世界每一個觀眾所面臨的問題。

《奧林匹克之夢：中國與體育，1895-2008》(*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2008)的作者徐國琦（Guoqi Xu，密西根卡拉馬祝學院歷史與東亞事務系〔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East Asian Affairs, Kalamazoo College, Michigan〕）教授所述：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一直抱有國際化的夢想。成為奧林匹克舉辦國也是中國人的百年夢想。今年這個夢想終於實現，中國人迎來了邁向國際化的轉折點。從最近幾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中也可以看到，中國一直被本人在書中所述的「幹勁」與「自卑感」並存的病態性被害者情結（a syndrome of can-do spirit and inferiority）所糾纏。如果奧運會成功，這種病態性被害者情結會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治癒，中國也會信心十足地成為一個更加開放的國家。而此次奧運會對西方各國來說也是一種挑戰。如果西方各國不尊重中國或打消中國對奧運會的積極性和期待，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將步入僵持。

徐教授在重視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推動作用的同時，還重視西方社會在對待中國時所面臨的挑戰。筆者對此也表示同感。不僅對於中國本身，對於國際社會來說，奧運會也是處於未完待續的狀態。

六、「後奧林匹克」的言說

8月24日舉行了閉幕式，奧運會落下了帷幕。接著從9月6日起，殘障奧運會拉開了序幕。直到9月17日殘奧會結束，在北京和其他賽區仍然維持著戒嚴狀態。9月底以後，才從非常狀態轉而恢復到了正常狀態。從前的「為了奧運會」、「到奧運會結束為止」等非常措施

逐步消失。不言而喻，舉辦奧運會之前就已經顯現出來的民族問題、社會問題以各種形式進一步惡化。對此要採取什麼樣的姿態，如何進行對應，是中國與國際社會面臨的課題。

後奧林匹克時期的首要問題恐怕是經濟問題。物價上漲、股市下跌、人民幣升值高居不下、出口不暢等問題，接二連三地出現。甚至還有可能影響到電氣等基礎設施分配問題。腐敗、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的出現也難以避免。中國拿出何種舉措，國際社會又該如何面對？兩者的互動關係在今(2008)年成為了一個重要課題。

奧運會能不能立即成為分水嶺？還是要在循序漸進的過程中慢慢捕捉它？中國是否能夠做到不去過分強調自身情況的特殊性，而是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權衡適中地，不是以民族主義，而是以包羅萬象的寬容姿態對應和處理一系列問題呢？國際社會是否能夠做到既不過分指責也不採取過分的友好態度，而是恰到好處地與之對應？

200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60周年，屆時民族主義會空前膨脹。中國從上到下似乎都會存在一種以奧運會為起點徹底洗刷百年恥辱，要在世界上占有大國一席之地的思想傾向。這種傾向最終將有可能導致民族主義的日益膨脹，而國家又試圖用這種精神力量來超越和克服今後在經濟、社會上出現的諸多問題。但與此同時，還有一種可能，即把中國經濟定位為與全球化緊密相連的存在，把中國社會出現的一些問題看作是在其他國家也同樣有可能出現的問題，在與周邊國家的權衡中耐心地與之進行對應。兩者中後者仍會是主流。

圍繞奧運會舉辦過程中出現的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問題，今後的討論與批判還會繼續下去。中國與國際社會將一同尋求把奧運會作為歷史的、記憶的分水嶺的努力。

七、北京奧運會的意義與中日關係

透過北京奧運會，中國社會切身感受到了國外媒體的報導及國內

外報導的差距。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奧運會是整個中國社會從不同角度定位「世界中的中國」的契機。

對日本來說，奧運會也是瞭解現實中國的一扇窗戶，例如媒體不經翻譯、原封不動地使用了中文的「加油」一詞。日本把中國看作潛在的威脅，中國威脅論在今後仍會占有一席之地，作為其理論依據的現象也會頻頻出現。透過此次奧運會，在普通國民之間，有關中國話題的討論也會有所增加。雖然對中國的不信與猜疑無法徹底根除，但全世界會對已成為大國，並在一定程度上成功舉辦了一場體育盛會的中國「刮目相看」。

福田首相出席了奧運開幕式，在奧運舉辦過程中外務大臣訪問了中國。很容易成為中國民族主義導火線的日本在此期間擺出了合作的姿態，為奧運會的成功舉辦提供了相應的協助的同時，在西藏問題上也會保持一種嚴肅的姿態。那麼，今後該如何對應中國？面對後奧林匹克的諸多現象，首先要在使奧運會成為肯定意義上的分水嶺方面與中國保持合作，而對於違背這種傾向的言行要加以嚴肅冷靜對應。日本也是對北京奧運會進行歷史評價的重要評判者之一。